青海归清的历史转折与突破

（香港）马楚坚

青海至北京"五千零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余里。"[①]明末清初，黄教经青藏高原北部传入青海，而播于蒙古新疆，及塞北草原至云贵高原边缘，故青海遂成黄教传通，回馈宗教必经地域，且自顾实汗护教成功，青海成为顾实汗护教的屏辅，战略价值遂显现；就中国边政而言，青海处于河西走廊之南，青海治乱，影响清朝通往西藏、新疆之遥控力，故青海有其特殊战略地理价值。清廷不是不知，然受限于时代态势，无法加强对青海的控制，只能采取相互依赖之关系。虽历皇太极、福临、玄烨祖孙三代，几经转折，也无法突破相互依赖之关系，追罗卜藏丹津事件爆发，清廷始能因应时势有所突破，使青海完全纳入清廷直接管辖中。本文拟据清代档案、文献、及前人研究之成果，对青海归附清朝的历史渊源，及其历朝周折之形势，与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及清廷接纳年羹尧等对付之策而平定此件，并作跟进颁布善后事宜、禁约事宜，使青海主权自后全操清廷之经过试作粗浅分析说明，以总结 青海归附清朝历史之概。谬误之处，尚祈前辈时彦多予指正。

一、顾实汗时代之相互依赖关系

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喀尔喀却图汗侵入青藏高原北部青海地位之前，内蒙古达延汗第四子阿尔萨萨博罗特（俺答汗之叔）之孙火落赤台吉已统多伦土默特（多罗土蛮）人雄踞青海莽剌川（今黄河以南之茫拉曲）、捏工川（务隆河中游地区的仁贡一带，今同仁地区）。[②]随后，喀尔喀蒙古也入据青海。不久，原驻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之和硕特蒙古，原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盟主——"丘尔干.达尔加"，该部长名拜巴噶斯汗，四部在他领导下战败东蒙古于一五八七年；战后与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喇汗因政见不合，准部为争权夺利而阴谋排斥和硕特部，以武力胁劫他部为羽翼，渐取代和硕特地位。一六三四年，哈喇忽喇逝世后，其子巴图尔洪台吉继立，遂与拜巴噶斯汗之弟顾实汗敦真却季嘉波公然分裂，继而动武，虽继和解，但顾实汗为摆脱准部之威胁，及因牲畜数之增长，牧地争夺，邻部长期战争、纠纷，遂藉宗教之活动，以寻求新牧地，自我发展[③]。一六三五年，西藏藏巴汗噶玛丹均旺波、青海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喀木（西康）白利土司顿月多吉联盟，发动消灭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之际，顾实汗遂因机而兴。

明代中叶，西藏佛教继红衣教而隆盛的是黄衣派，即格鲁派。其始祖宗喀巴大士一革红衣之弊，尊重戒律以立宗[④]。三传索南嘉措，拓展其教至蒙古，俺答汗尊其为三世达赖，自后各主教者乃以达赖为号，自是黄教遂为蒙古、青海的精神[⑤]。传至四世云丹嘉措（俺答汗曾孙），竟因与藏王藏巴汗彭错南杰之政、教不合等缘故，被刺于哲蚌寺，并为禁止达赖再世，后以班禅治好其病，始允班禅觅转世灵童[⑥]。随之，联合却图汗、顿月多吉崇红灭黄。顾实汗认为此对达赖不敬，便率部联合其他崇黄蒙人巴特鲁珲台吉部南下护法。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也一面以重贿牵制来藏压害黄之阿尔斯兰（却图汗之子）于一六三

五年冬，一面密遣哲蚌寺僧人求援于却图汗部侧之顾实汗。于是顾实汗于一六三七年与巴特鲁珲台吉联合定策，率众袭杀喀尔喀部却图汗，击败其部四万之众，占据其地，分部驻牧，遂拥有青海。一六三八年，顾实汗率部众渐次攻入拉萨，“在西藏的金刚座——拉萨神变寺中，他接受了诸侯之符”，获黄教“持教法王”称号和职位[7]。一六三九年出征喀木，经一年奋战，征服西康反黄教势力及白利土司。一六四一年，平定藏巴汗。翌年，青康藏已在顾实汗统之下，火落赤的土默特亦然[8]。但因崇教关系，便将西藏王国给予达赖作为传教王廷。因是自后，黄教在西藏无论在政治、宗教上已树立绝对领导之地位，而顾实汗则在附近建府第掌全藏军政大权以予保护教廷，及支持达赖政教合一之新运作，自称为臣。如此遂使黄教建立政教不分之神权政体，名符其实成为藏、青、蒙之精神主宰[9]。

顾实汗自居西藏，分封诸子率和硕特部牧于青海：长子达延（鄂齐尔汗）、次子鄂木布（车臣岱青）、三子达兰泰，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四人为左翼，达延为部长；五子伊勒都齐、六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七子瑚鲁木什、八子桑噶尔札、九子衮布察珲、十子达什巴图尔五为右翼，多尔济为部长[10]。自后青海永为西藏护法屏辅，藏青遂与之一体。

清入主中原，顺治二年（1645），西宁于该地佛教领袖班著尔领真率领所属四族归附[11]，但西宁以外地方不在此限。青海主宰与清建立封贡式的关系是在清崇德二年（1637）顾实汗在青海湖畔杀败却图汗后，曾主动遣使通贡于皇太极[12]，其后，西藏达赖遣心腹喇嘛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率团朝觐皇太极，清崇德七年（1642）抵盛京，皇太极亲自出城迎接，并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谢上天之安排。伊拉古克三入觐之后呈上达赖喇嘛、藏巴汗等之信札，皇太极站起亲自接受[13]。按《清实录》无明文记顾实汗有书函通皇太极。然此时他既为青海最高主宰，又与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相互依赖结为军、政、教新集团势力圈之伙伴，且伊拉古克三为其侄鄂齐尔图第三子，是知信使虽是达赖所遣，他亦为参预者，故翌年皇太极致书达赖、藏巴汗，亦致书顾实汗，自后遣使献方物渐多[14]。双方关系自此展开新里程。

皇太极何以要亲自迎信使？叩谢上天？亲接西藏书札？此乃出于笼络西藏，争取青海蒙古结为相互依赖势力，以协清巩固对内蒙古之统治与继续拓展，牵制外蒙、朱明，进而改变清对明战争中之战略地位、也因而在其覆函西藏、青海各政、教首长时均以外文辞令予以表扬黄、红二教，及藏巴汗、顾实汗，力言修好勿绝之诚，虽不明言支持尚在斗争中某集团，然而从其赠送礼物之轻重，却又有暗示倾向支持节节胜利之黄教集团[15]，此相信乃清廷暗中得自信使口中了解藏青态势发展所然，故在给藏巴汗函中有点出红教为顾实汗所败的字眼，却无明言反对顾实汗对西藏之用兵，然而竟赠送战袍甲胄与顾实汗，对藏巴汗则赠锦缎银两，似有以物示其暗中赞同顾实汗继续用兵，对藏巴汗则含有慰问之意。实质上，皇太极在与顾实汗函中暗示支持其护教用武之正确，又单独咨询聘请西藏僧人代表入晤清廷之意见，可知清廷之重视青海。因是，顾实汗也回报力荐应聘黄教首长五世达赖喇嘛[16]。惜回报至盛京，皇太极已逝世一个月，但清廷仍执行皇太极既定国策，于顺治元年（1644）遣使者与伊拉古克三赴藏迎请达赖，并致书知会顾实汗，从而知清廷已因顾实汗之护教成功，推翻藏巴汗后，公然推重其地位。但与之结为相互依赖之达赖却拒之入京。其后顺治五年（1648），七年（1650）、八年（1651），清三次遣使来迎，均为达赖所推延，至九年（1652）才肯入中原[17]。达赖之延缓动身，想与西藏势力发展未能彻底巩固有关。九年三月中下旬，达赖从哲蚌寺出发[18]，顺治帝本拟到内蒙古代噶（又称岱海，今内蒙古凉城县）亲迎，后以顾及天朝主人身份而令亲王硕塞代为迎入京[19]；十二月十五日，帝与达赖会于南苑猎场，待以贵宾殊礼，而非君臣一般之礼[20]从而可

见清廷很重视西藏与其相互依赖之关系，遂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顾实汗则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各颁与金册.金印[22]。自是，僧俗二主正式获得在政治上之承认与许可权，以巩固其权力于相互依赖之中。从册封文辞“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彼西方，名驰东土”之句，清廷有要求达赖发挥佛教信仰力量，感化清西北疆外藏、蒙上下人等逐渐全归附此东方天朝名下意；从顾实汗封文“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句，知清要求顾实汗发挥其在藏青之政治、军事力量，协助清安定清、藏、青三边边务以获和平，并作为中国西北边对外第一防线，以牵制未归附清廷而又信奉黄教者，以冀安辑极边，方便清廷全力发展统一中国大业。是知清廷、黄教、和硕特蒙古三方面之结合均有相互依赖而得从中获得其最高所需之权益。此种利已利他之结合，固为时代态势所提供之机会，也恰有视野超卓之决策人，凭其宏观所及，因应时宜，共识汇流所创生。于是黄教之依赖顾实汗、清廷而获长足之发展，至达赖晚年，格鲁派寺院剧增至五三四座，僧人将近十万，占全藏僧人三分之一[23]，使黄教根基巩固至极，并得遥控蒙古之附与未附者政治意向；顾实汗之依赖清廷、达赖而得号会藏、青，与和硕特以外蒙古各部相抗礼；清之依赖二人，不动干戈而获藏、青归附天朝名下，并可牵制未归附蒙古与安抚已入清体制中蒙人之心，从而暂去后顾之虑，使西藏青海地区为其守边之屏障，将应调守边之兵力、财力转移到对付南明李定国、郑成功等战场中，促其一统大业之力量得以集中而获成果。三方面之推动此种相互依赖关系，可谓各得其所，成功之至！惟一小瑕在于顺治帝欲出边迎达赖，却又中止于身份礼节之迂。假如亲莅边外，当可利用达赖之号召力从中召集来谒拜，护从之喀尔喀部首领共同当面会议喀部归清事宜，必可达到“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之落实[24]。可惜世祖不能毅然果断而从礼节之议，致清与喀部不能直接沟通无间、十二年(1655)清因其附而编旗设扎萨克之制，却难获其绝对信服之心，而有后来俄国与准部噶尔丹攻略喀部时，喀部不能齐心立即率众投清，联合对抗强敌，孤军作战，为其个别击破，车陵札布、车布登等因避准兵而附俄罗斯，后才转而率众回奔清朝[25]。为圣祖遗下难以处理之边政问题。而册封顾实汗，承认其在藏青军、政地位，其子孙继而承袭其权利与爵位，从而造成顾实汗系子孙以藏青区域之统治者自居，任何威胁影响此种继承权利者，必惹起其反抗。由是伏下顾实汗继承者与黄教势力日益膨胀之摩擦而破坏相互依赖之关系，及罗卜藏丹津之抗清而破坏清朝与青海羁縻关系，促使藏、青与清廷关系之改变。

二、青海继顾实汗后与清朝关系之变化

达赖以出家人之不便，专教权而委第巴执政务，并以顾实汗之忠信崇教而请汗委任第巴，于是政实出顾实汗。顺治十一年(1654)，汗卒，子丹增多吉继，是为达颜汗，逝于康熙七年(1668)，子丹增达赖继，是为达赖汗。在此交替中，第巴委任权遂为达赖收回，于康熙十八年(1789)亲委任桑结嘉措为第五任第巴，自后第巴与达赖汗便暗中为政权而斗争。而二汗之威望与统治能力远逊顾实汗，既不得达赖之倚重如顾实汗，也渐无能驾驭青海诸部，青海遂成清西北边患之一。

顾实汗卒后，青海各房互争雄长，肆意索贡于属番，频频掠边。康熙五年(1666)，甘肃提督张勇探知青海各部会于内地大草滩，将寇甘边，而请“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一段长城边墙予以修筑，以资防御[26]。明年，青海再扰，达赖遵圣祖谕，遣使责各部，并以牲口千头请

罪[27]。由于顾实汗之死，三方相互依赖之关系渐破，清又鉴于国内未能抽调军力对付青海，只好时遣密差侦探其动向以资防御决策之参考[28]。三藩乱起，青海乘之掠山陕[29]。十四年(1675)，毁边墙犯河西，副将陈达御之阵亡[30]，逼使清加抽军力命甘肃总兵孙思克坐镇凉筹备剿御。适顾实汗第六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自西藏述职返青海，受清藏旨令，传谕各部台吉"约束部落，毋为边患"[31]，各部为避响应吴三桂嫌疑而退，清军才得集中力量平定吴党。此亦相互依赖关系未曾完全破坏之故。

康熙十六年(1677)，准部噶尔丹谋侵并青海，遂先驱逐顾实汗散布于青海沿边、蒙古附近之子弟，逼使其等非避之迁入陕西、宁夏内，即徙至青海黄河附近驻牧[32]，后畏深入为清将张勇等伏击以断其归，而从者有异志，乃撤兵归，转而改用联婚政策，密遣使与诸台吉议婚，以安青海之心，以争取青海归已，以削清朝屏障，并透过西藏第巴桑结嘉措从中借达赖意，将其女布木嫁与顾实汗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孙，察罕丹津之弟根特尔[33]。第巴又遣心腹善巴陵堪布喇嘛驻青海，使准部与西藏之联系畅通无阻，及笼络各部，促使各部暗中支持准部，即使奉命支援之右翼长达赖台吉之子萨楚默尔根台吉也观望不前于昭莫多之战前[34]。

康熙三十五年(1696)根特尔之父博硕克图济农之信使罗垒厄木齐等为清军所获，供出以博硕克图济农为首之多位青海台吉曾多次援助噶尔丹攻打喀尔喀之事[35]。此时清廷已一统中国，南明、三藩之乱均为其解决，又败噶尔丹，收喀尔喀部入体制之，威德日隆，国势盛极，青海既自动破坏其祖与清相互依赖之关系，乃借此为问罪之由，促使青海各部直接归附称臣，不再经西藏作转折之间接联系。遂会员外郎二郎保往谕之。七月初八日，以顾实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为首之青海三十一位台吉乃会盟于察罕托罗海，将诸事推委于受达赖之命，无意归顺于清[36]。事后青海畏清廷出军问罪，请示决策于达赖，第巴命绥本阿喇木札卜、达赖汗遣子拉藏召青海台吉再会盟，假为达赖喇嘛建塔为名，实则议防御清军来攻，并作协助被围剿中噶尔丹逃入青藏，惜清军封锁河西走廊，信使均为清所截，致双方联系中断[37]，青藏无从拯助于噶尔丹。使清得以大捷。

三十六年(1697)春，圣祖帅师抵宁夏，青海诸台吉"皆震动，游牧移营而去"以避祸[38]。二月，帝遣额附阿喇布坦等往招抚。于其周旋启导下，尚未离青之拉藏及青海诸台吉再会盟察罕托罗海，向清表态，并推顾实汗仅存之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为首十九位台吉入朝觐见。十一月入觐，翌年(1698)正月，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余为贝勒、贝子、公等[39]。自后，以达什巴图尔为青海诸部之长，于其统领之下，及慑圣祖威德，双边无事。

五十三年(1714)九月，达什巴图尔病逝[40]，其子罗卜藏丹津渴望袭爵管理全青，然清廷却不即诏继爵位、权利，伏下其对清廷不快之心。旋逢真假达赖事件，激发起和硕特蒙古势力之再改变，与清朝对之改变政策而产新变化。

三、相互依赖之崩溃与新政策之产生

顾实汗病逝于顺治十一年(1654)，因未立继承人，经六年之推选，始由其长子丹增多杰嗣位于十七年(1660)，是为达颜汗，卒于康熙七年(1668)，汗位推选经二年才委出其长子丹增达赖汗嗣于十年(1671)。二度推选，会顾实汗子孙因继爵、掌权之摩擦，对嗣汗向心力逐渐递减，而各自争雄长于青海，各自扩张势力，不以嗣汗之政治意向为意向，于是清朝欲透过顾实汗之情结以间接建立相互依赖以安边之关系，也自顾实之逝而渐崩溃；而嗣汗与黄教关

系也因统治权之摩擦而产生变化。达赖喇嘛争夺委任第巴权后，亲任桑结嘉错为第五任第巴于康熙十八年(1679)。随之产生黄教与不丹之战。战争中桑结嘉错代达赖喇嘛、达赖汗筹措战事，组织以和硕特骑兵为主之部队，推顾实汗第六子多吉达赖洪台吉之子甘丹才旺为帅，兵分三路，收复阿里，大败拉达克王德丹南加之兵。自是才华毕露，拥护者日众。出征次年(1682)达赖坐化，桑结嘉错秘不发丧，觅加央扎巴冒替，而与达赖喇嘛相互依赖共同掌政权之达赖汗竟然不知，可见其政治才能及和硕特政治控制力不足之一斑，如非清军于战场俘获第巴心腹公布此事，恐达赖汗至死也一无所知。事既为圣祖所揭发，第巴亦上疏认罪，并请允其立十五岁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在此之前，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已借五世达赖之名义求封，以提高权位以抗政敌达赖汗，清本相互依赖政治之策，允而封其为弘宣佛法王，赐金印，以缓和僧俗权利之争；今第巴既认罪并请依法立六世，鉴于双方仍本依赖政治结合，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以安西藏，继借六世之力以安奉黄人等[43]。

西藏对清朝之交替虽获成功，得其所愿，但达赖汗与之斗争却日益加深。康熙四十年(1701)，达赖汗饮食中毒死，其子拉藏鲁贝继位。拉藏汗认为乃父为第巴所毒死，双方遂公然火并，利用以退为进之谋，引青海之兵杀第巴于康熙四十四年(1707)，不承认六世等所立第巴而委亲信降隆素为第六任第巴，并上疏劾死者，兼及桑结嘉措所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沉湎酒色，不守清戒，并非真正转生灵童。于是圣祖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下命解仓央嘉措下京辩真伪[44]，又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嘉为“班禅额尔德尼”[45]，赐金册，金印，与拉藏汗共治藏青。仓央嘉措被解途中，官书则谓口外病死[46]，野史，论者谓逃脱隐名云游传道[47]，病死为呈案清廷了事而已。姑勿论其下落如何，然其政教地位终以牵入第巴与拉藏汗间而成为政治牺牲品。于是拉藏汗立即请准圣祖另立巴噶曾巴.伊喜嘉措为新六世，但不为藏、青部分领袖、僧俗所信服；青海顾实汗其他嫡系更以拉藏汗未曾事前与之共商而离心，另拥立噶桑嘉措为真正转世灵童[48]。藏青部僧人贵族却勾结准部策妄阿喇布坦入藏推翻拉藏政权及假六世。于是准军六千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入藏，拉藏汗败亡[49]，其求援疏于五十七年才抵北京，因是引起清廷二次发动保藏逐准的军事行动[50]，并顺应人心将噶桑尔嘉措送入藏继被准人所废伊喜嘉措之宝座上，将准噶尔军队逐出藏。但清廷因青海一系无法公推出一合适人选以继拉藏汗大位[51]，遂因时制宜推行新政策，而新政策之酝酿则由来已久。

顾实汗死后，至康熙初年，其子孙三十多次入寇，且与噶尔丹通婚，交通信使，提供资助，使清方非常不满，也深感相互依赖之关系有更新必要，乃乘大败准军之威，令青海诸台吉入京输诚，以改变透过间接关系为直接，促使青海为近藩。令入京时，右翼部长策旺阿喇布坦，及名望较大博硕克图济农、哈坦巴图尔等大台吉二十余人拒绝入觐输诚受封[52]，使圣祖心知清廷未能彻底控制青海，各部只是慑于其威，非同顾实汗诚心听令以相互依赖而各发展安边定内时期态势，遂谋另外设法改变双方关系。故康熙帝意欲扶植入觐亲清一系以抑拒绝者一系，于是五十五年(1716)为均衡青海势力，御选两翼部长时，不任策旺阿喇布坦，仅用其从子达颜为右翼部长之一，另二人为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左翼则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奈，阿喇布坦鄂木布二为部长，令会盟，永远和睦[53]，旋令罗卜藏丹津袭父爵[54]，以增其威望，但却不予其父诸部之长之权。是次权力之分配乃出于拥立噶桑尔嘉措事件。

仓央嘉措事发，拉萨三大寺上层僧侣、乃穹护法，会同青海诸部首领于四川里塘觅得灵童罗卜藏噶桑尔嘉措。五十四年(1715)，察罕丹津与罗布藏丹津主动要用青海兵力护送灵童入拉萨与拉藏汗所立新达赖互争真伪。此令清廷左右为难，既已公布承认伊喜嘉措在前，岂可

再册封别人，然安辑青海起见，要求他们先护送灵童入住塔尔寺供养，冷静下来再从长计议。于是贝勒阿喇布坦鄂木布、盆苏克汪扎尔、色卜腾扎尔，台吉达颜、苏尔杂五大首领同意圣祖谕旨，但察罕丹津为首一派不遵劝谕，强要用武力先攻遵旨一派，夺灵童奉入布达拉宫。圣祖闻知，遣侍卫阿齐图往调和，并令西安、成都、松潘边军戒备，准备对付不听旨意之青海王公[35]。逼于调和之谕及清军之备战护送，青海始于三月十五日迁灵童入塔尔寺[36]。为此，清廷乃重新分配青海权力，以安边事，另筹处理灵童新猷。然而由于处理灵童之异志，达颜遭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所排挤而坐牢，进而二人亦有隔阂，察罕丹津与侄拉扎布也不睦，拉扎布遂党罗卜藏丹津[37]，自此，青海内部也就矛盾重重。其后青海屡请赐册印封灵童，令圣祖甚为不快，而西藏战事起，"川省备兵"需马，青海竟二年无马赴市，"即遣通事员役赍持银货往彼采买，总无应者"[38]。令清廷对青海与已之关系有重新估计及定策再变之构思。而沿边"西番部众，凡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藩、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所属中甸等处，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诸官"[39]。使清廷感到相互依赖关系，转变为近藩关系，仍助长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治控制力；而第巴制、西藏和硕特汗王制之权能影响达赖喇嘛、准清之战、青海动向，而清王权已巩固盛极，无须再有相互依赖政治关系之存在，从而考虑废除汗王、第巴制，不再扶植和硕特以均衡藏青态度以利中国；且青海南通西藏，西北界新疆，战略地位之价值非同小可，为控制此战略价值，遂有意先断青海与西藏为一体之关系，为免卷入宗教问题而另起战端，最佳取消和硕特在西藏主军政之爵位、权利，然后对之青海再谋直接控制之策。寻以保藏驱准第一次战争，青海王公无实心效力之人，第二次虽用护送噶桑尔嘉措入藏坐床之名号召青海协力共济，仍未能令其诚心恪遵中央命令，反而自相矛盾，互相牵制，未能令军队得以如额征集听令，战马军需之出未能如数速送，沿途战争又多未能实心效力，虽有以功论赏论推继汗位之谕，而罗卜藏丹津等犹屡现观望之心，更令圣祖不满，致有借战后青海诸台吉公推不出继汗位人选而乘机取消汗位，崩解顾实汗以降之强大势力圈[40]。也同时取消第巴制，扶持有功藏人分掌第巴及和硕特汗政治权，名为噶伦。命喀尔喀王公策旺诺尔布总统蒙、川、滇兵四千戍藏，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以分和硕特汗军权[41]，自是相互依赖之政治关系结束，顾实汗在西藏之统治权也告结束，藏青也由一体而分为二。青海原享有康区之赋税也被取消。同时以入藏功重新调整青海各部权位，封右翼部长察罕丹津为亲王，左翼亲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奈为多罗郡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为贝勒，噶尔旦达锡为镇国公，敦多卜达锡为镇国公，罗卜藏丹津则仅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与察罕丹津共掌右翼[42]。此事令罗卜藏丹津耿耿于怀，促使其叛清加速。

四、罗卜藏丹津之叛与清的对策

拉藏汗之无能及立新达赖挟之以号令西藏、青海，对罗卜藏丹津之野心不无启迪，从其与察罕丹津盟，拟攻遵旨不同意其以兵护送噶尔桑嘉措之为，不无欲凭此取替拉藏汗之迹。迨准兵攻杀拉藏汗，顾实汗子裔长房绝种，视之他房，数血缘、辈份、爵位以其最亲最尊，故有以继统为藏王自居者"已非一日"[43]。故倡封噶尔桑嘉措为真达赖喇嘛，及主动护送入藏坐床，目的在向清邀功以冀如其祖顾实汗般被册封为藏王，为"唐古特长"[44]，以振祖风，"驻占招地，遥管青海"[45]，主宰黄教世界。可惜，入藏后青海领袖代表于公推中既不同意选他，也不推

出任何人足以令各人心折者[68]出继汗位与留藏主大政，于是清廷正中下怀而取消汗位而更新西藏政教权力体制，加强中央集权。为此他怨恨清廷破坏其祖业权位[67]，愤而在西藏佛陀前宣誓要反清夺回其应得藏王权位[68]，随之托其母年迈，盼子速归为辞返青海，布置举行之步骤[69]。西藏既定，大军均撤回，青海诸台吉也随之返回牧地，然皆抱着圣祖平定西藏后将论功选其内中一人为汗之诺言而静候佳音，然至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仍无来旨，人人失望之极，于是罗卜藏丹津遂以依靠清廷，为其效力，"与我等无益"[70]，唤起他们以藏青统治者自居之心，共抗剥夺其等继承权利之团结精神，共同反清以复祖制雄风，于是以罗卜藏丹津为首一派暗中推行其谋。

圣祖崩，抚远大将军自西宁返京奔丧，随之驻噶斯，西藏防军为新皇世宗撤回[71]。罗卜藏丹津认为乃一良机，遂于雍正元年(1723)春约准部策妄阿喇布坦发兵共同起事[72]。五月，复诱青海各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以恢复顾实汗"霸业"为号召，取消清廷一切封号，自称"达赖珲台吉"，总长青海，计划入藏称汗护法。盟后，一面令霍耳头人与岗孜之那云并扎喇嘛等会师白塔地方，于五月七日攻取里塘、巴塘附近之地方，以断内地通藏之道，然以清兵有所防范而不敢发动[73]；一面托辞攻打不来会盟，反对其起事者。六月，亲率盆苏克汪扎尔等四千兵，袭击那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奈，交战四次，大捷，郡王以属下阵亡众，余众溃散，牲畜被掠，遂乞赐救援于甘州，其子阿喇布济、索诺木达什也败退投向甘肃，其侄噶尔丹达锡亦为阿尔布坦温布台吉所击败逃入边界[74]，被延信安置于苏由口一带；七月，帅格勒克济隆、额尔德尼，克那克额尔克、拉扎布攻察罕丹津，大败其军于那玛哈，尽掠其他，察罕丹津败北，奔河州老鸦关，其妻察罕拉布坦投漳腊口[75]，常寿将之安置于兰州，留其部共守河州(甘肃省临夏自治区)诸关隘；一面联络所属各地人民于凉州、永昌反清；又透过受其布施供养之塔尔寺大喇嘛嘉堪布阿齐图诺门汗罗桑顿珠号召青海僧侣、藏、蒙人等合流，于是二十余万之众远近响应[76]，而"西宁数百里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塔尔寺、郭隆寺、郭莽寺、奇喜寺、石门寺无一不成其党之反叛指挥支部[77]；又挥军分路攻西宁之西川镇海堡、北川新城堡、南川申中堡、及布隆吉尔地方[78]。

青海异志阴流，世宗略有所觉而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总理西安、甘肃、四川以控边防，以与驻守甘州之延信相呼应，并许以调动邻省军兵、粮饷之权，以防应变之需[79]。于是年氏也遣密探四出侦查，故青海会盟，年氏了如指掌，叛事起，即有布置纲领，自量征藏戍藏防兵多以撤回，现时驻宁边防军只足守不足攻，各省调兵需时日，谬然即攻，青海必持其马肥而遁之千里，为一举而下计，"惟有设法延缓，待其马瘦"，而我暗中调集兵马军需，帝是之[80]。于是三度命常寿亲赴罗卜藏丹津驻地劝降，以示中国有备以令其进犯有所犹豫不决而延缓，第三次，则常寿被困不放行[81]，年羹尧致书游说青海退兵，并分析联合准部之失策[82]，而清也驻重兵于阿尔泰一路，严防准军东来响应青海[83]，此总准部亦未尝不知，且其自经大败于哈密、西藏，尝过"中国的兵马利害"，及清遣重军"围住其"准部外围边线多年，而不敢允诺青海约叛之为[84]，于是青海军势欠援而处于孤立而不能如意相应攻打清军。清又恐青海利用顾实汗与西藏之恩德，拥立噶尔桑嘉措之情，及其他人事关系诱西藏出兵响应，遂令学士鄂赖赴藏颁赏赐，劝谕西藏僧俗领袖助清抗青海[85]，否则以叛乱而剿之[86]。又鉴于戍藏军队撤回，乃令周瑛自四川统兵镇守西藏，会同鄂赖、贝子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噶伦布置防御青海诸叛之遁藏[87]，因而平定藏青间哈喇乌苏及木鲁乌苏附近响应青海之纳克树、玉树诸部落，并擒青海败逃而来之党羽[88]；而自川入藏途中，收杂谷、里塘、乍丫、察木多附近原属罗卜藏丹津之部落，以断青海

税收来源及其他援助[89]。清又令云南提督郝玉麟将属青海之中旬各边部落收服，将其纳给青海与哈嘛之税银全收归中国，并将沿边各地特产铅子、竹箭等可供军器之物资严禁出口，以断青海之补给[90]。

布署既定，元年(1723)九月二十日，年氏接命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参赞军务，出征青海[91]。于是年氏令富宁安守吐鲁番，断青海通新疆之要道噶斯口；孙继宗守布隆吉尔，延信镇甘川，扼河西走廊，又调兵四千五百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擦木多，切其通藏之道[92]，采取大包围形势，再集中精兵一万九千，由岳钟琪等分别从西宁、松潘、甘州、吉隆吉尔四路进剿，并调口外战马四千，驼二千，购补一千五百驼，调西安米六万石，景山制造火药三万六千斤，以佐军需[93]。

十月二十日，武格受命救援镇海堡，大胜。十一月，清军再败罗卜藏丹津于申中堡，克新城，攻奇嘉寺叛党，招抚川上北塔、下北塔之众。岳钟琪取归德堡，安抚上寺东策布、下寺东策布；招降南川口外部密九部[94]。历时二月，西宁周围叛乱遂得平靖。河西、庄浪之谢尔苏、厄尔布，也为年氏调兵平定；入侵布隆吉尔之青海叛众，则为孙继宗、潘之善所击败，溃不成军，多弃械而逃。清军节节胜利，并力加招降，因是被胁从达延.鄂齐尔汗第五子前左翼长索诺木达什伺机降清，召封贝子，于是贝勒色卜腾扎尔、罗卜藏察罕、策凌敦多卜，台吉喇卜坦、巴尔珠尔、楚克赖纳木扎尔等相继来降[95]，使罗卜藏丹津日感势蹙，乃将常寿送回西宁，并上疏试探乞降，不允[97]。年氏为铲除罗卜藏丹津之后援及断其宗教势力，乃令西宁总兵黄喜林剿郭莽寺，抄得珠宝四十余车；命四川巡抚王景灏、宁夏总兵王嵩攻白塔寺、尔格楞寺，寺院毁于战火，珠宝亦尽为所搜[98]。元年(1723)十二月，岳钟琪受命攻下塔尔寺，堪布诺们汗"势穷来投"，为年氏所正法。二年正月达克玛胡土克图在郭隆寺练兵，号召东山番人操演共拒清兵，岳钟琪率兵力战，奋击直前，杀伤其众六千余，破其三岭之众，毁其七寨，焚其房屋七十余所，而攻毁郭隆寺，叛首达克玛也被正法[99]。二月，遣蒋洞攻灭石门寺(100)。自是西宁周围内外叛者一一肃清。

西宁内外既清，岳钟琪主张乘胜趁春草未生，选精兵兼程捣其不备。世宗纳之。二月初八日，岳氏率精兵五千，马万匹出寨，命总兵吴正安统兵一千由北路柴达木往堵噶斯要塞，总兵黄喜林率兵一千守柴达木，自率侍卫达鼐帅兵由南路直捣贼巢额母讷布隆吉。追至哈尔吉山，擒获叛酋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伊克喇布坦。二月十四日，擒敌军于天城察罕哈达，台吉盆苏克汪扎尔倒戈擒敌赎罪。二十日，追至乌兰穆和儿，大败敌军，擒获罗卜藏丹津母亲阿尔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勤克济农、藏巴吉查等并男女牛兰无数。二十二日，至柴达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逃窜而去，随分兵至乌兰白克，擒吹拉克木齐、扎锡敦多卜，及助乱之人台吉，罗卜藏丹津兵败衣妇人衣遁准部，岳军追至桑驼海(今哈雅尔桑沱河下游)，失其踪，乃奏凯而还(101)。及返，又剿平庄浪、棋子山、桌子山、梭罗木等地余党(102)。至是纷扰年余之青海事件完全平定，而随之叛乱被剿杀者达八万之众(103)。

五、突破青海历史限制之新措施

青海因顾实汗军力与宗教结合为一相互依赖统治阶层之旁支，各部首领均为汗之子，诸子上则听命于其父，下则效法其父自为家长式统领所属，凝固其所属一切资源，自我扩张于青海属地；也师法其父扶植黄教作为青海宗教之主导者，对其寺院作无上之布施供养。青海

地区之黄教寺院莫不因其为施主得以兴建与拓展。如顾实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捐款扩建塔尔寺大金殿，五十一年(1712)再出资拓建大金瓦殿内之宗喀巴纪念塔；他者如额尔德尼济农于五十年(1711)单资扩建大金瓦殿，改无花顶为银质鎏金瓦(104)；而子侄也不少出家为喇嘛，主持各大寺院，如塔尔寺方丈察罕诺门汗即为察罕丹津之侄(105)，达延.鄂齐尔汗第五子索诺木达什台吉之长子纳罕逊都布即自幼出家(106)，此种世俗与宗教之结合所成相互依赖政治形态，遂使青海各部渐具有特殊之地方性，不论是其政治基础、宗教基础、社会基础均紧紧之扎根于青海，并透过家族政治与恩情、宗教信仰而与西藏产生相互依赖关系，而其与清廷关系却疏远而需靠西藏其父兄、宗教之情绪拉在一起。追情结因政权利害冲突而淡薄，则青海与清廷可谓处于无关系状态之中，难怪顾实汗死后，渐演成青海各部不知清，其属也只知有和硕特蒙古，而不知有清之厅卫镇营。清为此而改用羁縻政策，也难改变其土著地利特质，未能彻底控制青海。苦于欠良策改善双方关系，以突破其特性，使之完全归化入清帝国体制之中。旋因罗卜藏丹津惹起战争，遂将青海之地方性基础摧毁，割断其与西藏关系，分化其同族团结倾向，乃有乘机彻底为其更新建制，将之纳入清统治体制之中。于是调整其组合，改变其管理方式之〈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等遂因应圣祖定下之纲领而来。并予推行(106)。

设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使青海全辖于清廷直接统治中。改西宁厅为西宁府，下辖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又改甘肃属凉川厅为府，更凉州卫、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庄浪所为平潘县，拨归凉州府。改甘州厅为甘州府，左卫、右卫合为张掖县(107)。山丹卫、高台所改县，隶甘州府。又以陕西东北甘州、凉州、庄浪西南至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中甸数千里皆为藏族所居，本属内地人民，明末失于抚驭，而顾实汗，达赖相互关系发展下，所属不是为喇嘛佃户，即为青海所并，成为黄教，和硕特之经济来源。今乘瓦解青海，及藏王制取消不久，藏族归服之时，就民所信服之头人，授以土千户、百户、土巡检之职，代清管理所划区域内之藏民，隶属于卫所，其所纳税收较之以前应交与青海、寺院为低，以示恩惠(108)，促其为中国藩篱，而瓦解青海、寺院部分经济来源，以弱其势。

乘平乱界定诚心归顺者予以扶植，先叛后降则酌之降爵、削爵以示国威，以削其势；甘为逆首臂助者全正法于召集诸台吉会盟时，以消灭反清力量之余烬，以示国威以慑归顺者。然后法蒙古盟旗制，设旗编佐，以申约束，每百户立一佐领，不满一百，置半佐领。授该管台吉为扎萨克，选其兄弟为协理台吉，其下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等各级官员，编和硕特二十一旗，绰罗斯二旗，土尔扈特四旗，辉特一旗，喀尔喀一旗，共二十九旗，各旗不得潜占各属，并划定牧界，不得过界强占，不得私自往来，互不统属；另有喇嘛察罕诺门汗一旗。各旗上隶于盟，盟分左翼、右翼，盟长不得如前私推，必须在会盟时于办事大臣主持下选出忠诚者，经中央批准后委允盟长。又定一年一度会盟，会盟由清遣大臣主持，并分班进贡入觐述职，以兹直接控制。

鉴于喇嘛太多而致助逆，乃规定寺庙不得过二百间，僧不得过三百，由礼部发给度牒，每年由官府稽察二次，方丈出具作结；取消寺院直接收取赋税权，所需改由官给，以削寺院经济特权，并从而削弱世俗与宗教相互依赖关系。

自西宁之北川口，由上白塔、下白塔经巴尔陀海、野马川、甘州之扁都口筑一新边，令和硕特蒙古不得居甘州口外，祁连山以南至布隆吉尔一带，以切断青海与准部之联络。令额驸

阿宝率喀尔喀牧于贺兰山北麓以下，山南为兵家要隘，不得游牧。河西走廊等沿边新辟地方，徙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流人犯开垦。又在青海大通河河南、河北、盐池、丹噶尔、庄浪、四川之木鸦、打箭炉、里塘各要地添设镇营，增置防兵，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其他近边新辟地方则鼓励人民开垦耕种。

青海归清的历史转折、自相互依赖关系起自顾实汗后，迨罗卜藏丹津继准部侵西藏事后而叛，顾实汗一股势力遂自西藏而青海，因战争而摧毁其地方特殊性根基，为不再需要相互依赖关系之清廷乘机创建更新制度，得以突破，而纳青海入清统治体制之中，有利和硕特占与中华各族之融合，也从而确定川、云、藏、青四省边界，鄂赖之长驻西藏筹防边务，肇驻西藏大臣之滥觞；藏、青之关系也相减少，宗教影响渐减。青海既为中原通藏、新之要道，遂为清铺下开辟治理西藏，新疆之路，大利中国向外扩展贸易往来，促进各民族之融和。此种历史之突破，则伟绩在“智勇原无敌”，“帷幄由来操胜算”之奋威将军岳钟琪；而应变布署，调度、用人有方，洞悉历史形势突破之机，因时制宜，倡建新岳，调整青海组合，重新分配权力，使权出中央，落实归化清廷基础功，则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应圣祖定下之纲领而予发挥；而突破有成，青海归化，与清制结为一体，此又世宗“继志述事”(109)，执行圣祖定下之国策，给予年羹尧、岳钟琪无限支持而得以改变历史所然。

---

①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四库全书》，台北，商务，1983年影印文渊阁钞本，册451)页720。
②(8)若松宽《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之进入青海》《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页95。
③安应民《浅析和硕特蒙古进据青藏地区的原因》，《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页89。
④张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西藏调查记》，收《东方文库》第十一种。上海，商务，1925年)，页37。
⑤李翊灼《西藏佛教史》(上海，中华，1933年)，页41。薄音湖〈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选》。北京，中社科，1985年)。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1984年)，页20，〈三世达赖〉。孟庆芬〈第五辈达赖喇嘛朝清述论〉(《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页23)。
⑥刘家驹译编《班禅大师全集》(正中，1943年)，〈西藏政教史略〉，页7。牙含章《达赖喇嘛传》，页29，〈四世〉。
⑦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1983年)，页174。据郭云川先生考证汗护法王号为1638年。见〈固始汗护“持教法王”称号年代考〉(《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页77)。
⑨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清代西人见闻录》，页99。北京，人民大学，1983年)。《西藏王臣记》，页174，〈顾实汗〉。《达赖喇嘛传》，页29，〈五世〉。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它对中原的影响〉(政大《边政研究所年极》，V.6，页25)。
⑩同注①，卷81，传65，〈青海厄鲁特部总传〉，页721。
⑪李光涛《明清史料. 庚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册9，页803，二年三月十六日〈西宁原受封西纳灌顶大国师班著尔领真启本〉。
⑫同注①，页722。
⑬张云侠《康藏大事纪年》(四川，重庆，1986年)，页61－65。图海，《太宗实录》(台北，华文，1969年)，册二，卷63，页1041，崇德七年十月已亥条。
⑭⑮同上，又《太宗实录》，卷64，页1070，八年五月丁酉条。
⑯《世祖实录》，册1，卷2，页15，崇德八年九月戊申条。

⑰同上，卷3，页26，顺治元年正月已亥条。

⑱㊸61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1977年)，册47，卷525，页14529〈藩部.西藏〉

⑲黄颢〈五世达赖、六世班禅与南苑旧宫、德寿寺关系考略〉(《西藏研究》，1985年期3)

⑳《世祖实录》，册2，卷68，页791，九年九月壬申条。又卷69，页812，九年十月庚戌条。

㉑《康藏大事纪年》，页67－69。ZAHIRUDDIN AHMAD. S INO——TIBETAN RIBEL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OMA，1970（阿赫梅德，《十七世纪间之汉藏关系》)。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西藏研究》，1982年期3)。

㉒清高宗〈御制喇嘛记〉(《卫藏通志》卷首，页148。西藏人民，1982年)。巴泰《世祖实录》(台北，华文)，册2，页879，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已条。

㉓东噶罗桑赤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页99。

㉔《世祖实录》，册2，页791，卷698，九年九月壬申条。

㉕王辅仁，《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北京，中社科，1985年)，页154。

㉖㉗㉚同注1，《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1，页723－4，〈青海厄鲁特部总传〉。《圣祖实录》，册1，卷24，页351，康熙六年十月丙申条。

㉘《明清史料.庚编》(台北，中研究史语所，1960年)，册9，页805，〈失名陕西总督残题本〉。

㉙《圣祖实录》，册1，卷48，页666，十三年七月壬申条。

㉛《圣祖实录》，册2，卷54，页738，十四年四月乙卯条。

㉜慕寿琪《甘宁青史略》(台北，广文，1972年景印本)，册5，卷17，页40－1。

㉝同注①，页725。又《圣祖实录》，册2，卷78，页1053，十七年十二月丁亥条。又册4，卷108，页2417，三十六年二月已丑条。

㉞同注①，卷84，页754，〈多罗贝勒达颜列传〉。

㉟《圣祖实录》，册4，卷175，页2361，三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又同注①，页726。

㊱同上，卷175，页2359，三十五年八月甲申条。

㊲同上，册4，卷181，页2435，三十六年三月甲戌条。

㊳同上，册4，卷187，页2514，三十七年正月庚寅条。

㊴同注①，页726－8。

㊵同注㉟，册5，卷203，页2727，四十年正月戊午条。

㊶同上，册6，卷260，页3467，五十三年九月乙丑条。

㊷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㊹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四库全书》，台北，商务，1983年景印文渊阁钞本，册357)，卷1，页29，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乙巳条。《达赖喇嘛传》，页40，〈六世〉。阿旺伦珠达吉《仓央嘉措秘传》(民族，1981年)，页58，又页3，庄晶〈导言〉。

㊺《圣祖实录》(台北，华文)，册6，卷253，页3378，康熙五十二年一月戊申条。

㊻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页30，卷1，四十五年十二月丁亥条。

㊼《达赖喇嘛传》，页40。《仓央嘉措秘传》，庄晶〈导言〉，页3。黄颢《仓央嘉措生平研究 译者小引〉，页61。庄晶〈仓央嘉措初探〉，页66。李雪琴〈从“仓央嘉措秘史”看仓央嘉措的生平〉。

㊽同注㊻，页30，卷1，五十四年四月辛未条。

㊾多卡文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西藏人民，1988年)，页135－153，〈拉藏汗的败亡〉。

㊿拙著《康雍朝营川藏台站道与转变中边政的关系》(1992年7月10日新疆库尔勒市《全国第三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51 66吴丰培纂《抚远大将军胤禵奏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中心，1991年)，页242，卷14，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据延信禀青海王公留藏驻守饬令会商具禀各抒已见据禀揭露亲王罗布藏丹津遇贼退缩意存观望藏人不愿其主持藏政并揭青海军欺凌藏民分别具禀转奏摺〉。

㉜同注㉙，页 723－8。
㉝《圣祖实录》，册 6，卷 3564，页 3564，五十五年闰三月已卯条。
㉞同上，卷 270，页 3605，五十五年十二月已卯条。
㉟同注㉙，卷 82，页 742，〈扎萨克和硕亲王察罕丹津列传〉。同注㉝，册 6，卷 268，页 3564，五十五年闰三月已卯条。
㊲同注㉙，卷 82，页 746。
㊳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年羹尧奏陈公丹效顺请奖励摺〉(《年羹尧奏摺专摺》，台北，故宫，1971 年，页 824)。
㊴㊹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台北，文海，1965 年景印本)，卷 11，〈御制平定青海文〉。
㊵同上，卷 17，〈西藏部要略一〉。
㊷《世宗实录》，册 1，卷 4，页 84，雍正元年二月乙亥条。
㊸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年羹尧覆西海等处军务情形摺〉，同注㊳，页 3)。
㊺《世宗实录》，卷 10，页 168，雍正元年八月庚午条。
㊼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年羹尧奏陈致罗卜藏丹津书稿〉(《宫中档雍正朝奏摺》，台北，故宫，1980 年。辑 28，页 640)。
㊽杨和瑨〈松巴堪布"青海史"译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西藏人民，1985 年。辑 1，页 237)。
㊾六十一年五月初六日，〈青海亲王罗布藏丹津在藏不服水土其母福晋禀请回牧侍养请旨摺〉(同注㉛，页 322)。
㊿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高其倬奏陈滇省防务由摺〉(同注，1977 年。辑 2，页 164)。
71《世宗实录》，卷 2，页 39，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已卯条；卷 5，页 87，雍正元年三月甲申条。
72〈年羹尧附奏探讨西宁策妄滋事摺〉(同注㊳，页 50)。
73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岳钟琪奏陈西海附近目前情势摺〉(同注㊼，辑 1，页 236)。
74《世宗实录》，卷 8，页 132，元年 6 月壬戌条；页 133，六月甲子条；卷 9，页 149，七月壬辰条。
75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常寿密奏游击派兵呈递函札事摺》(同注㊼，辑 28，页 614)。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年羹尧奏闻侍卫达奈所禀事摺〉(同上，页 809)。同注⑳，页 731。同注74，卷 10，页 170，元年八月甲戌条；卷 13，页 715，十一月丁亥条。
76雍正二年一月十九日〈年羹尧奏闻罗卜萨丹津非法事摺〉(同注㊳，页 315)。《世宗实录》，卷 14，页 229，元年十二月戍午条。青海社科院《塔尔寺概况》(青海人民，1987 年)，页 23－24。
77〈年羹尧附奏西宁寺院喇嘛不法片〉、〈附奏征剿西海番众土民片〉(同注㊳，页 46，页 52)。
78《世宗实录》，卷 12，页 208，元年十月癸酉条；卷 13，页 217，十一月癸已条；卷 13，页 211，十一月戊寅条；卷 14，页 231，十二月辛酉条。
79《世宗实录》，卷 5，页 92，元年三月癸已条；卷 7，页 124，五月庚子条。
80雍正元年六月初六日〈年羹尧奏闻额尔德尼请求援助摺〉、元年九月十一日〈年羹尧奏明料理边境军务摺〉(同注 67，辑 28，页 256；辑 1，页 689)。
81同注⑳，页 731。《世宗实录》，卷 13，页 313，十一月癸未条。
82雍正元年九月十一日〈年羹尧奏陈致罗卜藏丹津书稿摺〉(同注㊳，页 640)。
83《世宗实录》，卷 16，页 255，二年二月戊午条。
84〈年羹尧附奏探讨西宁策妄滋事摺片〉(同注㊳，页 50)。
85 89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年羹尧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摺〉(同注㊳，页 863)，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鄂赖奏闻颁赏达赖喇嘛等事摺〉(同注㊼，辑 28，页 929)。《准噶尔史略》(人民，1985)，页 168。
86〈年羹尧摺片〉(同注㊳，页 51)。
87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岳钟琪奏明预防拨兵摺〉(同注㊼，辑 1，页 818)。
88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周瑛奏报领兵抵藏日期摺〉；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周瑛奏陈商防范抚绥事宜摺〉

(同注⑥⑦，辑 2，页 176；页 822)。

⑨⓪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报中甸情形摺)(同注⑥⑦，辑 2，页 184)。

⑨①雍正元年十月初三日(年羹尧奏摺)(同注⑥⑦，辑 1，页 811)。(四川提督岳钟琪送到奏摺稿)(《明清史料.庚编》，册 10，页 906)。

⑨②《世宗实录》，卷 13，页 211，页 216，十一月已亥条，戊寅条。

⑨③同上，卷 13，页 219，十一月已亥条。

⑨④同上，卷 12，元年十月癸酉条；卷 13，页 211，十一月戊寅；页 217，十一月癸巳条；页 215，十一月丁亥条；卷 14，页 234，十二月癸酉条；卷 13，页 214，十一月丙戌条。

⑨⑤同上，卷 13，页 214，元年十一月丙戌条；卷 14，页 231，十二月辛酉条。

⑨⑥同上，卷 13，页 211，十一月辛卯条；卷 14，页 228，十二月癸酉条；页 288，十二月癸丑、丙辰条；卷 16，页 253，二年二月壬子条；页 262，二月癸酉条。

⑨⑦同上，卷 15，页 238，二年正月条。

⑨⑧雍正三年七月十一日(马焕奏报年羹尧不法事迹摺)(同注(67)，1978 年，辑 4，页 664)。《世宗实录》，卷 14，页 229，十二月戊午条。

⑨⑨雍正三年六月十六日(岳钟琪奏报年羹尧诛杀喇嘛摺)(同上，页 528)。《世宗实录》卷 15，页 214，二年正月甲午条。

(100)《世宗实录》，卷 16，页 260，二年二月丁卯条。

(101)岳炯《岳襄勤公行略》(李鸿彬校点，收《清史资料》，辑 4，页 170－183)。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岳钟琪奏报擒获丹津浑台吉摺)(同注(67)，1978 年。辑 3，页 280)。《世宗实录》1 卷 17，页 296，二年三月癸未条；卷 25，页 381，二年十月丁亥条。

(102)《岳襄勤公行略》年羹尧附调集汉土兵丁名数摺片)(同注(58)，页 57)。《世宗实录》，卷 20，页 130，二年五月庚申条。

(103)《塔尔寺概况》，页 17－18。

(104)《世宗实录》，卷 14，页 229，元年十二月戊午条。

(105)同注⑩，卷 86，页 765，(辅国公索诺木达什列传)。

(106)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年羹尧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摺)，(附奏料理川陕边地事宜摺片)(同注⑤⑧，页 33，页 863)。同注⑩，页 735，(御制平定青海文)。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青海社会科学》，90 年期 4，页 126)

(107)《世宗实录》，卷 25，页 385，二年十月丁酉条。

(108)同上，卷 20，页 315，二年五月戊辰条。

(109)同注⑩，页 735，(御制平定青海文)。李鸿彬校点，(岳襄勤公行略)。